

三個街口，有一條「美食街」，擺滿了大排檔，有各種既便宜，又可口的小食，我依言前往。出了旅館大門向右轉，前塵舊夢湧入眼簾，街道盡是騎樓式的建築物，頗有嶺南風味（請參閱江門市遊記），排列着各類小店舖，有中國人的、馬來人的、印度人的，但過大馬路可不容易啊！雖有交通燈，但那些轉角而來的電單車，頻頻使客人有驚魂的剎那。「美食街」熱鬧極了。食物檔口密排排得水泄不通，空氣瀰漫着從滾湯內沸騰出來的水蒸氣，一天前在上海天降薄冰，冷得發抖，現在雖是傍晚，氣溫大約在攝氏三十二度左右，頭上沁滿了汗珠。食物種類很多，好不容易擠入一檔口前，要了一碗叉燒雲吞麵，苦無座位，難道站着來吃嗎？我用粵語問檔主，他一指後面的飲冰室：「你向那馬來女人買一杯飲品，揀一位置坐下，我遲些將雲吞麵送上」。我進入飲冰室隨便就坐，一中年女人送上一牌，全寫上馬來文，我問那女人有英文的嗎？她不會說英語，拉我到牆邊看各樣生果的照片，我指向蜜桃，她明白了，送上了一杯蜜桃汁。檔主送來香氣撲鼻的雲吞麵，和香港的風味全不相同，有些辣味，但可口開胃極了。餐後本想在「美食街」多點徘徊，突然下雨，無奈快步趕回旅館休息。

早餐後回房漱口刷牙，時近九點，匆忙乘電梯下降大堂。梯門開了，一日本籍的女服務員迎上來：「先生，你的司機已在門外等着你。」我會見了司機沈劍文，他是土著廣東人，年紀四十四歲，彬彬有禮，好極了！我們可以用粵語溝通。他收費是四十元馬來幣一個鐘頭（美幣十三元四毫），除了往蘭卡威島 Langkawi 的一天外，其餘的時間我包了他的車子，這三日半旅遊的消費約共五百美元，很值得。沈劍文是一很好的導遊，我這三天半的遊覽，除了有些舊地重遊外，亦發現了很多新的景物。他替我編排的行程是第一天在檳榔嶼作環島遊；第二天乘船往蘭卡威島去，由他代買來回船票，並電話通知彼方 Discovery Tour 派司機往碼頭等我，並導遊蘭卡威島上四個景點；第三天沈劍文再來旅館接我上車，渡檳城大橋，往馬來亞半島大陸，觀光北海、太平和怡保，這一天可能會用多些時間，要在怡保吃晚飯，到深夜方回旅館；第四天上午遊檳城市內好幾個景點；然後送我到機場。這節目間不容髮，豐富極了！是我近年來旅行最滿意的一次，景物實在太多，我只能選擇一些精要記下來。

緬甸廟在檳城市區西北，一八零三年幾位緬甸女士向英殖民地政府購得此地建廟，現在是一美輪美奐的佛寺。最令人注目的是供奉堂 Sima Shrine Hall 內的大佛像，高八點二米。頭和四肢都是白玉雲石，身穿金袈裟袍。這是緬甸匠工的傑作。大堂內周邊有很多白石像，有十六座特別高的；它們代表佛教古國如中國、日本、越南、印度、泰國、阿富汗、印尼、韓國…等。仔細觀察，其面貌、服裝、儀態可透露出代表的國家。廟的對面是臥佛寺，躺臥着全身包覆金箔，長達三十三公尺的大佛，臥佛的後面收藏了很多信徒的骨灰塔。

植物園在檳城西邊緣，沿叢林斜坡建，很有園林格局，面積是七十二公頃，種了好幾百種熱帶植物。園內有很多幽雅的步行道，且有羊腸小徑，盤桓攀升旗山。我坐電瓶車繞園一周，然後稍作散步。見到些長尾猴 Macaque 自由地在草坪、花叢、林間嬉戲。後來沈劍文告我，園內還養育了小鹿、熊和各種熱帶鳥。蘭花溫室甚龐大，其品種之多，花卉之奇，色彩之艷，比起新加坡的難分冠亞軍。車子駛離市區，經過檳榔嶼北部 Batu Ferringhi 和 Teluk Bahang 等海灘，細沙銀白如雪，這裡長年都是夏天，不乏日光浴者和弄潮兒。此地亦是水上活動的中心。海灘邊緣都是豪華旅館和渡假村，很多遊客選擇居停於此，有頻密的客車開往檳城的市中心各地。這些旅館多有私家浴場，在這裡真是「偷得浮生一日閒」。

沈劍文在 Teluk Bahang 的蝴蝶園門前停下，讓我入內參觀，堪稱為第一個熱帶地區的蝴蝶園。內有一百二十種，三千隻以上蝴蝶飛舞。上空有一幼絲鐵網蓋着；它們不能飛離往園外，蝴蝶不怕人，有些在衣袖暫停，我見到了很多稀有，珍貴的品種，亦見到些幼蟲吃葉的情況。園內還有蠍子、節肢動物、竹節蟲等昆蟲以及蛇等爬行類動物，真是一很難得的昆蟲博物館。一很大的民藝品商場附設在內，我順便想搜集一馬來西亞小娃娃，我只見到印尼的，我已經有了，不想重複，我將此意願告知沈劍文，他牢牢記着，以後有機會總替我去找，但很難見到，終於在告別檳城赴機場的早上，在唐人埠一土產店找到了。

我認為檳榔嶼最值得推薦的是熱帶水果園，它隱蔽在一原始森林中。沈劍文將車子駛到半山，泊在停車場內。我付了入場券，踏上園供應的越野車，沿崎嶇顛簸小路上山頂，然後跟着一馬來人導遊步行到各處參觀。園是沿山坡而建，有二十五公頃，種植了熱帶和亞熱帶植物；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供應，在盛產季節時，可以見到榴槤、山竹、紅毛丹等果實掛在樹上，甚至有平常罕見的生果。導遊詳盡地用英語解說各種水果的生態，還現場摘些細小而成熟了的，分給我們就地品嚐。一個鐘頭步行遊覽後，我們到餐廳用膳去。長桌上擺滿各式水果，有木瓜、香蕉、椰子、菠蘿、桃…這是一非常健康的午餐，飲品是一鮮榨果汁，生果任由客人自己選擇。這小團內有一對從蘇地亞拉伯來的夫婦，帶着一男一女兩小孩，女人帶上全面幕，只露出一對眼睛。他們不懂英語，那男人熱情地搭着我右肩，示意和他們同桌，這午餐的經歷頗饒趣味。

訪問熱帶水果園後，車子繼續向南奔馳，穿過叢林，榴槤果園。我還記得四十三年前我和從 Texas 來的同事 Charles Simmons 租車作環島遊時，就在這公路上有一條被輾死的巨蟒。我們下車仔細觀看，蟒有十尺長，身上斑紋呈青銅色，很好看。經過小鎮 Balic Pulau，見到了很多賣小食的檔口和餐館，奈何在水果園已吃得腸肥肚滿，再沒有攝取食物的容量了。抵達 Teluk Kumbar，沈劍文在山坡上停下來，我下車觀看浩瀚的印度洋。回想到十年前在印度洋另一邊，南非好望角遙眺海景，頓生「浮天滄海遠」的感慨！

折回北上，經過在 Bayan Sepas 的國際機場後，很快便抵達蛇廟，距離機場只三公里，在路的西側。廟是一八五零年時為一心存感激的病人修建，獻給醫者禪師左素江。廟內有很多含劇毒的青蛇，本地人喚作「小青龍」，盤踞着。它們自由地臥在神台上，潛伏樹枝間或在地上爬行，從不傷人。或說它們被薰香迷得昏沉，或說是佛法的神通。這是我第三次蒞臨，第一次跟隨一新加坡旅行團，團長鄭庚申夠大膽，用手撫摸着盤在壇上一蛇。第二次和 Charles Simmons 同來，一條小青龍生猛地在他的腳邊蠕動爬過，嚇得他面如土色。這次恰逢農曆新年，廟內人潮擠擁，神台上擺滿鮮花、生果、各類供品，蛇退避到簷邊屋角。幾棵樹上，倒有很多蛇蟄伏着。今年是蛇年，佛教徒對蛇特別尊敬。廟後有一「蛇展」，各種蛇如眼鏡蛇、青竹蛇、巨蟒…都關在籠內。一壯漢背負一大布包，卸下在空地上，他示意叫我們退避，然後放出一條很活躍的蟒蛇。

沈劍文急於在下午四時半趕到 Swettenham 碼頭，所以離開蛇廟後便風馳電掣，馬不停蹄奔回市區。在船務公司領取我明天往蘭卡威島的船票後，他帶我憑弔檳城歷史遺跡，就在碼頭的毗鄰。十五世紀中國航海家曾到這一荒蕪的檳榔嶼，遍地是杳無人跡的原始森林。十八世紀初從蘇門答臘來的殖民披荊斬棘，在檳城（喬治城）的南部開墾了一定居所。一七八六年英國取得島的治權，一七八九年船長 Francis Light 代表東印度公司佔領了檳城，將荒地賜予耕發者以招徠移民，

並宣佈檳城為貿易港。華僑也陸續慕名蜂湧而來，檳城是英殖民海峽三港（其他二港是馬六甲和新加坡）中歷史最悠久的，曾一度成為首府，不久被商業後來居上的新加坡取代了。華僑稱此三港為「南洋」，這可改正了大多數人的錯誤。「南洋」並不泛指東南亞各地。十九世紀初，檳城人口已經破萬，東北海角Fort Cornwallis 是 Captain Francis Light 草創的城堡，這是殖民時代遺跡一重點。最初城堡是用木材建築的，從一八零八年到一八一零年囚犯勞工將它改為石材結構。今天圍牆仍保存下來，裡內是一公園，入口處矗立着Captain Francis Light的銅像。高地上有幾口大炮面向海峽，瞄準北海的海岸。城堡東南角對面是維多利亞紀念鐘樓，是一白色塔樓，建於一八九七年，高達六十尺，樓高四層，第一層是八角形，第二層是方形，頂樓是回教風格的圓頂。鐘樓是當地富豪華商謝增煜捐贈，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年。城堡公園東北角有一戰爭紀念碑，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亡英軍中檳城籍的士卒。紀念碑對開就是堤岸大道，四十三年前我在這裡見到很多各式小販、江湖賣藥武師、街頭藝人和歌手…現在一切都清除了，成了一條遍植琪花瑤草的行人徑，面對海峽，吹來習習涼風，甚為舒暢。歲月流逝，滄海桑田，景物也今非昔比。沈劍文給我十五分鐘在海濱漫步踟躕，追索年青時的舊夢，然後在戰爭紀念碑前會合。

極樂寺是東南亞最大的廟宇，位於檳城郊外 Air Itam 山區，佔地十二公頃，營建於一八九三年，綜合了中國、泰國和緬甸的寺廟建築藝術。寺是沿山而建，入寺必須攀登很多級的花崗石階，兩旁擺滿了小吃、飲料和紀念品的小檔，宛若入了迷宮。從寺中依山眺海，部份檳城市景亦怡然在望，這不是佛教中描述的西方極樂世界嗎？也許這是此寺得名的原因。寺門前有一座塞滿了烏龜的放生池，還有陰暗的魚池。寺內房宇包括大王殿、天王殿、大雄殿、藏經閣、東西客堂…等。三層聖殿中的巨大佛像是泰王 Bhumibol 贈送的。鶴立雞群的建築物是三十公尺高的七層萬佛寶塔。如若乘纜車到最高處，可達三十六公尺半高的觀音銅像腳下，這寺門有的是地方，所以不斷在擴建中。四十三年前我到檳城，極樂寺沒有這麼多的建築物，也沒有現在的華麗。香火鼎盛，遊人絡繹不絕。

升旗山亦在 Air Itam 山區內，離極樂寺只有幾分鐘車程，聳立在八百多米（二千七百二十三尺）的檳城市區上方，山頂氣溫比市區低五攝氏度以上，是清爽涼快的避暑勝地，殖民時代是英國高官聚居之地，山下士兵利用旗語和長官溝通，山因此得名。我乘纜車登山時已近黃昏，本地居民多喜歡在此時登山。一睹夕陽西下，華燈初上的景色。車站前出現了一條人龍，我僥倖擠入一車廂內，有限的座位已無虛席，又是一位從亞拉伯半島來的中年男士起身讓位給我。山頂地方寬敞，登臨送目，檳城市區就在俯覽的遠方，那通馬來西亞半島的大橋，儼然像一條長長的鐵鏈，將海峽緊緊扣鎖着。山頂有很多植滿花樹的小徑，可通往幾座花園，還備有一家旅館、警察局、郵局、市場、一座印度廟和一座清真寺，儼然是一人氣旺盛的小村落。

在回 Traders Hotel 前，沈劍文故意駛經在老城區的唐人街，蜿蜒曲折、狹窄喧嘩的小街道點綴着寺廟，傳統的商行、蔬菜市場、雜貨舖…時交通擁塞，車子緩慢地行着，我聽到室內傳出的電視音樂、兒童尖銳的呼叫、興奮的交談、女人的抱怨聲，這是一活生生的華人聚居處，充斥着華人獨特的聲音，值春節期間，很多鋪戶張燈結綵，擺滿鮮花，平添些假日氣氛，我在提醒自己，這不是中國本土，而是遠在天涯海角的南洋啊！

就這樣結束了一天非常圓滿的檳榔嶼環島遊，次日清早用過餐，便乘出租汽

車往Swettenham碼頭，入閘前已有一大堆人在侯船廳，開往Langkawi蘭卡威的船在準八時半啟航，艙內一排排座位滿是乘客。因為旅程需要三個小時，我選擇一路邊位以方便出入，近窗的坐了一對從中東來的夫婦，女人帶着黑色的面罩。幸好的有一書在手，二十世紀初 Earl Derr Biggers 作的陳查禮探案 Keeper of the Keys，消磨漫長的時光，船行了半個鐘頭，鄰座的女人從手袋裡拿出些餅乾小食，她的丈夫竟遞給我分享，素昧平生，真有點受寵若驚。我多謝了他，順便問他們來自何處，答是阿曼Oman，即亞拉伯半島東南角臨海的小國。我記起個多星期前在蘇州買了很多各式果汁軟糖，於是從布袋內取了滿一手給他。他交給夫人珍重收藏起。除了略道寒暄外，他們不能說英語，我只好回到探案的離奇情節內。快到目的地前半個鐘頭，我攀上船頂甲板眺望，風很大，稀疏的頭髮全散起了。白浪滾滾上點着大小島嶼，蘭卡威島包含了九十九個島，有很多有色彩奪目的珊瑚礁，是潛水客們的樂土。

蘭卡威的馬來亞文，Lang是老鷹，Kawi解作褐紅色，Langkawi即褐紅色的老鷹，它位於馬來西亞西北部，在和泰國交界的印度洋內。我踏足的主島有四萬人口，周圍盡是長長的沙灘。島上有叢林遍佈的小山和一望無際的稻田，現在被開發成馬來西亞一重要的旅遊點。船靠了岸，走出碼頭，早見到一個六十上下的中國男子手持紙牌，寫上我的姓名，在岸上等候。這是昨天沈劍文替我安排的。於是我結識了這四個半鐘頭內的司機蕭光強，他也是廣東人，是 Discovery Tour 的職員。他帶我上一可坐十人的麵包車，時近中午，駛往瓜鎮Kuah內一餐室去吃馬來麵裹腹，是銀絲細麵，拌以乾了的小銀魚，香辣爽脆，十分和味。餐後車子向島的西端奔馳，穿過些鬱蒼的樹林，和一些原野，有些牛在其中耕作，滿溢着草根味。遠處一邊是堆滿白沙的海灘，另一邊是峰如刀削的石灰溶岩山脈，又是一令人心曠神怡的好風光。

觀光第一站是「海底世界」，這是在距離瓜鎮西南二十五公里，有二公里長的珍南海灘 Pantai Cenang 的南角。這是規模宏偉，全亞洲最大的水族館，設有一百二十個巨型水缸，養了三千種不同的海洋生物，最特別的有條十五尺長的水底隧道，遊弋其間的有大鯊魚、大海龜…這些巨型水缸都有不同的設計，色彩紛呈的自然環境，很多動物如海豹、企鵝…等各適其適，生活當中。牆上有詳盡圖文介紹在展示中的生物，我見到南美洲亞馬遜河Amazon的巨滑吞魚——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介紹牌中有anaconda，即在亞馬遜河的超級巨蟒，我遍找不着，後來我回到車上問蕭光強。他回答巨蟒一定在內，恐怕我看漏了。水族館內還有電影院，遺憾的我不能將整個下午流連在內。

很顯然珍南海灘是旅遊區，旅館林立，上、中、下級都有。蕭光強放我到海灘上稍作徘徊。我在世界上看了很多海灘，此海灘很零落，只有幾個泳客，比起檀香山的，渺乎其小。車子沿着海岸線向北駛，經過好幾個簡樸農村，終於抵達纜車站「東方村落」。

這登山纜車站「東方村落」有一組歐洲風格的建築物，宛如阿爾卑斯山上的渡假村，為甚麼喚作「東方」真是匪夷所思了，村內盡是賣物店和餐室。蕭光強代我買了入站票。和我同一車廂的又是一對亞拉伯服裝夫婦。他們笑容可掬，滿含親熱，在登山時，那男子手拿着相機，另一手指着我。我以為他要我代他們合拍一照，正要向他取相機時，他立即搖頭，將相機交給妻子，讓她替我們二人合照。他們也不說英文，只知道他們是從也門Yemen來，我們就這樣一路搖搖晃晃攀上七百多米的山巔。雄偉壯觀山海景色，有森林、有瀑布、有沙灘、有溪流，

甚至遠及泰國大陸，盡收眼底。在白頂蓋的山頂纜車站上面，更有兩座圓形的觀景台，左邊的有兩層，右邊的只有一層，圓心區是低窪地帶，兩台之間為一越山吊橋連繫着，這是非常奇特的建築，尤其是乘小飛機在上空俯望。左邊的下層設有一小餐室。

從「東方村落」走出來，回到蕭光強的車子，已是下午四時十五分。恐怕有誤歸期，我們立即趕回碼頭去，幸好最後一個景點「神鷹廣場」就在碼頭附近。廣場在海濱公園內，廣場中央矗立着一褐紅色的巨鷹，它面向海，展開雙翼，有隨時飛翔的姿勢，這是蘭卡威島的地標。當夜幕低垂時，燈光照亮着整個廣場，神鷹顯得威猛，成了黑夜中的燈塔。

回到檳城，是準夜晚八時半。天降着傾盤大雨。我走出Swettenham碼頭，正有點徬徨，若找不到出租汽車，我的雨傘抵受不住熱帶中的大雨，快變成「落湯雞」了。一中年男子操粵語說：「先生，我送你回旅館去。」我上了梁捷均的車，下車時他只收我五美元。回到房間，稍作梳洗，出外覓食。本想回到「美食街」去，但那大雨好像永無休止；我的背袖褲管全濕。過了馬路，街角有一印度餐館，我曾步過兩次，玻璃櫥櫃內擺滿熟食，對我殊不吸引。為了避雨，無奈入內光顧。我向那印度人指着些櫃內羊扒，片刻送來咖哩羊扒，精美極了，配上一杯奶茶，這餐真是齒頰留香。本想「翻尋味」，再沒有機會了。大雨還是下着，我再要了一杯奶茶，等那凌厲雨點稍緩方起步。「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天氣轉為涼浸浸的。

這是在檳城的第四天。晨九時我再踏上沈劍文的車子，開始長途跋涉，往北海、太平、怡保遊覽。北海Butterworth在馬來西亞大陸上，和檳城一衣帶水，隔海峽遙遙相對。未建大橋前，這是檳城的交通樞紐，往返兩地的輪渡頻密，火車站設於此，是檳城往其他城市必經之地。大橋離市區甚遠，現今輪渡仍在運作。第一次到檳城，旅遊車駛入輪船內，乘客均往甲板上觀景，這短短的海程很浪漫，暖和的海風薰得人醉，這遠離家鄉的旅行真令人難以忘懷。現在跨越東南亞最長的橋抵達北海。初我以為這是一工業城市，沒有甚麼看頭，沈劍文給我一個驚喜。車子在九王爺廟前停下來。那氣宇軒昂，一大拱門在中，二稍矮方門在左右，上有三層，左右各有三翹角大牌樓便給人不尋常的印象。九王爺傳說為觀音九子。裡面雕工精美，用料昂貴，奢華得使我咋舌。這是純中國式的廟宇，不像前天在檳榔嶼見到的，多少雜有緬甸、泰國或印度風格。細讀中堂上的說明，農曆九月，有九日長的慶會，內有很多儀式，包括一些虔誠信徒，兩頰穿了一九寸長的短矛，踏着燃燒着的火炭行走。北海是為檳榔州所轄，南下不遠便進入霹靂州Perak了。

太平在北海南九十里，十九世紀時是蓬勃鐵礦業中心，早有大批中國人移民於此，因鄉里不同曾發生會黨之爭，都是很血腥的。現在的太平已如其名，風景特殊，人情味重。首先我參觀了馬來西亞第一座動物園，有很大的面積，我坐了電瓶車遠睹各動物。陳設處建的都是動物自然棲宿環境，搜羅了不同品種，形形色色的動物，當然不乏大象、老虎、馬來棕熊和獾。因為還有很多地方要去，不能等待餵食時間便離去。由於太平是馬來西亞降雨量最大城市之一，大地上點綴着大小湖泊，尤其是在廢棄的錫礦場上。太平湖區是國家引以為榮的名景點，佔地六十二公頃，在一八八零年時已經存在，湖與湖之間有小徑曲橋連接，廣植紅木mangrove、棕櫚、芭蕉、榕樹…等熱帶植物。我在一大湖邊，幾棵紅木樹旁，樹根從地面露出，直伸入湖內，我向遠方凝視，欣賞這奇異的熱帶風情，站

了好幾分鐘。突然一電單車停在我身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上面和我打招呼，很有禮貌的。我聽不懂，突然我有所頓悟，相信他以為我在公園內此處作「小方便」呢。他大概是公園的巡察員罷。

我們在太平市內一中國餐館吃了一碗福建豬肉碎麵，便赴我認為本日最精華的景點太平山或咖啡山，馬來名是Bukit Larut，英文名為Maxwell Hill，距太平市七公里，海拔一千零九十九公尺，為霹靂州第一位英國殖民地駐官Captain Maxwell建的避暑勝地。車子停在茶園票站前的空地上，幾棵大樹下；這些樹都是從前茶園碩果猶存，彌足珍貴。我買了票，踏上攀山車，沿着蜿蜒、曲折的小山路，極端拋動、震撼上山。攀山車要盤桓七十二道險彎，穿過原始熱帶雨林。自從多年前旅遊巴西亞馬遜河的雨林後，我沒有這樣的體驗，最高的樹群聳入雲霄，組成第一層天蓋垂帳，次高的樹群在下面雜生，組成第二層。其中更有牽藤引蔓的綠葉在空位旋環，把森林縫得密密的，不透一絲陽光到地面上。沿山坡有很多比鍋還大的羊齒蕨，垂到路上，空氣清新極了！比吸氧氣筒，不遑多讓。近山頂時，濃霧蓋得白茫茫的。下了車，沿小路在山邊慢行，霧遮得不見天日，遠方景物也被隱藏着。突然雷行電閃，大雨滂沱，步行者心驚膽跳，宛若年青時在小旅館內看電視熒幕中的景象。Somerset Maugham的描繪，我在實踐着，急快步奔回攀山車，等待下山。攀山車的來回要個半鐘頭呢。到達山下，大雨仍淅瀝地下個不停，樹梢奔流沿樹幹到樹根，積成一洼洼的小池。「山中一夜雨，樹梢百重泉」，誠非虛話也。

駛離太平時已雨歇雲收，車子繼續南下，目的地是距太平八十公里的怡保Ipoh霹靂洞。車行的大馬公路，北抵泰國邊境，南至新加坡，一條很寬敞美麗的通道，兩邊盡是綠樹婆娑，很多是榴槤果園的一部份。沿途設有新穎的休憩站，裡內有洗手間，餐廳，果欄，賣物店，極方便旅行者。進入怡保外圍時，我見到很多奇形怪狀的山峰，有點類似貴陽(請參閱貴陽遊記)。原來怡保坐落在叢林覆蓋的石灰岩群山之間，遍眼是山中溶洞。這是宗教靈感的泉源，很多被修飾成規模宏大的寺廟，色彩絢爛，吸引無數遊客及朝聖者。霹靂洞就是其中之一，於一九二六年為一佛教法師營建。我們到達大門前剛是下午五時，一位馬來人準備將鐵閘拉上加鎖。看牆壁上的開放時間，最近改了，關閉是下午五時，不是六時。沈劍文滿懷歉意，我反而安慰他，此洞我在四十七年前隨新加坡旅行團到過，還留着少許回憶，上太平山用的時間過多，但我覺得是一很寶貴，簇新的經驗。沈劍平靈機一動，用馬來話和守門人交談了幾句，右手掌塞了一張十元馬幣和他握手，他再將鐵閘拉開，讓我進去作十分鐘參觀。我可以庶幾重溫舊夢了。主洞大堂上刻滿壁畫，金黃是主要的顏色。殿內有幾尊大佛和一口大鐘，每當有捐贈者時，鐘定被敲響。旁邊還有石級可通往相連的洞穴或攀上山頂遠觀叢林、田野、市鎮...景色。當然時間不容許我作深入探索。離開霹靂洞直接往怡保老城區晚餐。經過新城，很多新的建築物，大大不及老城的有韻味。此行本不包括遊覽怡保歷史遺跡；見唐人街的騎樓式店鋪，和檳城的一模一樣。沈劍文帶我進入安記餐廳，要了一碟山水芽菜，斬了半隻鹽水雞，加上兩碗本地出名的裸條湯，這晚餐是首屈一指的美食。沈劍文餐後買了一包怡保雞仔餅給我上機時細嚼。回程時他將車子駛入大馬公路旁一休息站，請我吃新鮮榴槤，未到生果鋪便嗅到榴槤的香(或臭味)。馬來西亞的榴槤和泰國的不同，是拾取熟了自己跌落在地上的，從不在樹上採摘，果在甘甜中略帶苦澀，最重要的是舌尖的回味，鼻蕾的餘香，歷久不散。是夜回到檳城Traders Hotel，已是晚上九時許了。

在檳城最後的一天，早餐後我和大堂內職員辭行，說早上十一點半前要趕到

機場，臨別依依，以後一定會重來，對他們這幾天來的關懷和尊敬，表達了衷誠的感激。八時半取齊行李，踏上沈劍文的車子，開始檳城市內觀光。首先他送我到東方文華酒店Eastern & Oriental Hotel 門前，地址是10 Lebuhr Farquhar，瀕檳城北岸海灘。這旅館建於一八八四年，為美國籍亞美尼亞裔Sarkies兄弟的傑作。他們是旅館業鉅子，後來在新加坡創辦了Raffles Hotel。E&O Hotel 曾擁有「蘇伊士運河以東最豪華的旅館」美譽。華麗的大廳曾頻繁進出了無數的殖民地高官、商人，種植莊園主和腰纏萬貫的旅客，可以說是檳城上流社會精英集會所。二十世紀初英國大文豪 Rudyard Kipling, Noel Coward, Somerset Maugham 曾在此下榻，在他們生花妙筆描繪下，E & O Hotel的聲名更不脛而走了。我走出大廳，在海濱花園徘徊，一列大炮指向大海，植有很多種不同色澤形款的蘭花。在墨綠或青翠的植被內夾有些紅色和白色心形花anthurium顯得異常艷麗，棕櫚和芭蕉葉被微風掠過，在擺動。碩大清澈的泳池空空無人，大草坪上倒有幾位食客在享用早餐。白制服，襟前有金鈕的侍應生穿插其中，這景象依稀有點熟悉，那不是多年前在舊金山一小旅館看電視見到的外景嗎？想不到夢境成真了。這花園是一時光隧道啊，把人帶到一百年前的享樂世界。還記起幾十年前我和母親寄寓在新加坡的Raffle Hotel，在大花園草坪上晚餐，燭光搖曳，洋溢着浪漫情調。在非洲Zimbabwe的Victoria Falls Hotel亦有相同的格局（請參閱維多利亞瀑布遊記），相信在這裡晚飯能作同樣的享受。旅行確是一寶貴的經驗，不僅看到很多難以閱歷的地方，亦可以回返某一局部的從前世界。

檳城自開埠以來已有很多華僑聚居，中國人的古屋遍佈全城，我只有機會參觀一間，娘惹府邸 Peranakan Mansion。除了十元馬幣入場券外，沈劍文替我請了一馬來男人作嚮導，收費十元馬幣，這是有需要的，因為此大廈有兩層，面積很大，有很多房間、外庭、中庭。華僑和土生馬來女子結婚；下一代男叫峇峇，女叫娘惹。這府邸入門處有一匾額曰「榮陽」，相信是「榮陽」之誤，因為鄭姓出自河南榮陽。中華又化傳到遙遠的南洋，難免有訛錯了。十九世紀主人鄭景貴，是巨商首富，當地炙手可熱的名人。英國殖民官以他是華僑領袖，影響深遠，封他為「總指揮」。他雖有髮妻在中國，但離鄉別井多年，無緣重聚，在檳城再娶一美麗馬來女子為妻，生下好幾個兒女。子承父業，他們在檳城也歷任要職。大門兩旁各有一人力手拉車雕刻，匾額下有一副楹聯：「榮華極使家鄉遠；陽耀偏教世澤隆」頗有揚威海外，光宗耀祖之意。從裡內的傢俬陳設，金銀、玉石、象牙搜集來看，他們的生活非常豪華。正廳、餐廳各有二：一是英國式，一是中國式，可見得混血兒雖保存中國文化，也深受英國殖民地，馬來本土風格影響。最有趣味的有一特設的新婚房，新郎和鳳冠霞佩的新娘在這裡渡過初夜，一生就有只一夜在此留宿。牀邊有一雞籠，囚着一雄雞和一母雞。若次晨雄雞冒出頭來，新娘必生貴子，若只有母雞冒頭出來，生的定是女孩，最好是兩雞頭齊冒，便成了一「好」字，新娘懷的是龍鳳胎，若見不到雞頭，便沒有子嗣。假如預兆沒有男孩，新郎可以立即隨便立妾。有些奸詐的新郎早將雄雞綁緊，不能露頭，他便有自由另覓女人去。外庭和中庭種了很多熱帶花樹，極備室內園林之勝。

在唐人街一店鋪買到一穿馬來民族服裝的小娃娃後，沈劍文帶我到毗鄰的「小印度」一行，面積不大，空氣瀰漫着檀香和香料的味，店鋪有很多是出賣沙麗Sari的，印度音樂響徹街巷，間有些精緻的廟宇和華麗的餐室。我就這樣猶有餘味地離開檳城，當然還有很多地方如中國古屋，印度廟、回教寺、名人紀念堂、博物館、花園、殖民時代建築物…等我都錯過，這實在是一令人夢魂縈繞的好地方。

1953年誠社鑽禧活動預告

1953誠社 李君聰

十年前，2003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日)晚上，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大埠的康年酒樓舉行了培正同學日慶典，筵開四十四席，非常熱鬧。是夜同學會為1933年奮社學長舉行金鑽禧紀念賀壽，鄭文熾老學長一枝獨秀從羅省到來出席。繼為1943年鋒社同學之鑽禧賀典，有八位學長參與。再為1953年誠社金禧之慶，二十五同學出席。又有1968年仁社同學珊瑚禧之紀，三十二位同學參加，最後係1978年英社同學銀禧之賀，有四位同學到來添增喜慶。

2003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日當夜，會中派發了精美的同學日特刊，此刊由當年同學會余光源會長(1961年善社)及誠社李君聰同學悉心編輯，誠社同學金禧之賀，佔了不少篇幅。是夜出席賀金禧之誠社二十五同學，住在三藩市灣區的有陳泮榮、張植生、林熹日、楊素堅、吳月娥、吳鳳玲、胡晞濡、麥祥莊、梅剛銳、余樹江、陳昭夏、李興華、李媛妍、李君聰、潘占培、楊保民、唐興義、陳景添、簡幼文。來自北美各地的同學有張卓然(多倫多)、陳振煥(波士頓)、梁士樹(肯塔基州)、李斌綸(羅省)、李志志(羅省)和嚴熾輝(德州)。為我們二十五位誠社同學掛金禧壽牌的是來自多倫多的嘉賓、前香港培正中學校長林英豪老大哥(1939年鵬社)，我們誠社同學榮幸之至。

今年2013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將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在南灣 Cupertino 的皇朝酒家舉行培正同學日午宴。是日慶典中將會為誠社同學作中學畢業離校六十周年之賀。在這裡，我謹請我們在三藩市灣區的誠社同學踴躍參加，也希望在北美各地、甚至全球各處的誠社同學們到來參與這個盛會。另外，在香港的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香港培正同學會舉行的培正同學日中，將會舉行為各班社之禧年賀壽及大公宴。在香港的誠社同學打算在這同學日的前一周組織一次五日四夜豪華郵輪台灣遊(航程容後通告)，亦謹請這裡誠社同學酌量參加。

有關這些活動之進展或報名參與等，請連絡：

- (一) 李君聰 (510) 791 5348, kwanc.lee@gmail.com
- (二) 楊素堅 (415) 242 3160, suchienhsu@gmail.com

期望我們誠社同學有一個或多個愉快成功的鑽禧慶賀活動。(2013年三月，寫於加州三藩市灣區)

蛇的典故答案

- | | |
|----------|------------|
| 1 蛇王 | 16 杯弓蛇影 |
| 2 筆走龍蛇 | 17 丈八蛇矛 |
| 3 屈蛇 | 18 人心不足蛇吃象 |
| 4 打草驚蛇 | 19 水蛇腰 |
| 5 虎頭蛇尾 | 20 白蛇傳 |
| 6 水蛇春咁長 | 21 一字長蛇陣 |
| 7 武漢蛇山 | 22 畫蛇添足 |
| 8 蛇蟲鼠蟻 | 23 韌皮蛇 |
| 9 兩頭蛇 | 24 蛇口蜂針 |
| 10 蛇鼠一窩 | 25 蛇頭鼠目 |
| 11 打蛇隨棍上 | 26 蛇無頭而不行 |
| 12 蛇頭 | 27 斬蛇起義 |
| 13 引蛇出洞 | 28 地頭蛇 |
| 14 匍匐蛇行 | 29 蛇鼠橫行 |
| 15 人首蛇身 | 30 白花蛇 |